

花园系列

【第一辑】

情牵五个世纪

蓝梦之羽◎著

主编/兰月

缠绵几世纪的情缘
就为了今生与你相恋

蓝梦之羽

002

情牵五个世纪

蓝芝羽 著



一场明朝文物展，
竟让她莫名地进入时光隧道，
回到明代，

过着智障儿般的生活

——样样得人服侍，

但蛰伏已久的心却聪明地渐渐苏醒，
可是让她心动的对象竟是五百多年前的古人，
更没想到的是，就在自己为他付出真情的同时，
她竟在一道强光照射下又穿过时光墙回到现代，

这是上天的作弄？

或是轮回的报应？

要她忍受这全宇宙都没药医的绝症

——相思病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牵五个世纪/蓝芝羽著. —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
2002. 11

(花园·第1辑/兰月主编)

ISBN 7-80606-600-4

I. 情… II. 蓝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5298 号

花 园(第1辑)

主 编:兰 月

作 者:蓝芝羽

责任编辑:王笠君

出版发行:吉林摄影出版社

社 址: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联系电话:0431—5638387

邮政编码:130021

印 刷:长春市金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960 1/32

印 张:225

字 数:4000 千字

版 次:2002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—5000 册

书 号:ISBN 7-80606-600-4/I·34

定 价:250.00 元(全 50 册)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

1

“姑娘！你醒啦！”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在耳边响起。

她努力地连眨了好几下眼睛，只可惜眼前的一切并未消失。尚莞茜的心中自问，“我一定是累昏了，再不然就是病垮了，居然眼前会出现幻象。”

可惜的是手臂上轻轻摇晃的力道，告诉尚莞茜这是真实，并不是自己虚构幻想出来的。

尚莞茜不相信这种事居然发生在她身上，难道她真“幸运”地回到过去的朝代。如果她读的是历史系或考古学系，或许她会欣喜若狂能一窥历史真相，只可惜她不是，她是生活在时代尖端的新女性，未来的女华陀。

看着眼前这位少女年约十四五岁左右，头上缠着两个发髻，身上的穿着正是古装剧中常看到丫环的标准衣着。

看到这小丫环着急的叫着自己，尚莞茜很想告诉她，自己没事。但却又私心的想，只要自己不开口，或许眼前的一切都会消失，而回到现实中来。

偏偏事与愿违，最后她终于忍不住伤心的流下眼泪来。

“姑娘，你别哭啊！我去请少主来，你等一下呀！”说



完，那丫环便急忙地跑了出去。

约一刻钟后，尚莞茜才看到那丫环跟在一位器宇轩昂、神采俊郎的男士后面。

“少主，这位姑娘她……”

“你先下去吧！这里我来就可以了！”那位被丫环唤为少主的人手一挥，如此命令着。

“是！奴婢告退。”

莞茜看着那丫环半弯着腰，恭敬地退出房门外，她才忍不住地开始打量起眼前的这位男士。

他衣着光鲜，但却没有浮华不实纨绔子弟的感觉，事实上，她倒觉得他似乎会是一位体谅人的主子，而且天生有一股威仪的贵族气息。

“打量够了吗？”他促狭地问。

她的脸忍不住地红了起来，想不到自己打量的目光，全被他看在眼里。

“很好，至少表示你听得懂我所说的话，我先自我介绍，我是周建佑，你昏倒时被我妹妹发现，是她把你带回来的！”她缓缓地说道。

她既不点头，也不表示任何意见，只是张大眼睛专注的听他说。

“你已经昏睡了一天一夜，大夫说，你受了点风寒。服下几贴药再休息两天就可痊愈。暂时，你就什么都别想，安心养病吧！”

他的声音温柔而权威，令人忍不住想照他的意思去做。或许任何听他说话的人皆是如此，不过她办不到。尚莞茜没办法做到什么都不想，专心养病。

她还无法弄清楚，自己为何会穿越时空，跑到这里来。她要如何才能回去？想到这里，她忍不住的泪水又再度夺眶而出。



他从她的眼中可以清楚看到她情绪的转变，有依赖、挣扎、害怕、绝望，他知道眼睛可以传达许多事情，可是他却从没见过这么会表达情绪的眼眸。

他大概可以猜出，她为何会有如此的情绪反应。照他妹妹好儿的说法，她是平空出现在她面前，手上还拿着一个用奇怪质料做成的盒子，里面的东西更是令人感到费解，甚至她连见都没见过。

平空出现！是好儿看错？还是……

他不愿再细想下去，周建佑不知为何会对眼前这位陌生女子特别感兴趣。不过他不愿意再看到她眼中的伤悲。尤其，至今她仍未开口说过一句话，是不信任他？还是她根本不会说话！

“听我的话，现在你什么都别想，安心地在这养病，等病好了，才有精神去做或去想，你想做的事。”建佑双手一拍，那名婢女立即出现。

“少主！”她恭敬的微弯着腰进来。

“银屏，好好服侍这位姑娘。”他吩咐完之后便走出房门。

“是！”

看他走出房门，尚莞茜突然有股冲动想开口要求他留下，可惜她还是没有开口说话。突然觉得一阵疲倦的睡意袭来，她沉重的眼皮促使她再度沉睡。



连续三天来，都是银屏在服侍她，从所喝的汤药到一天三餐及补品，连细微的流汗擦拭，都是她一手包办。看着她小巧的身影来回穿梭，直让莞茜觉得银屏有种被欺负、压榨童工的感觉。

除了伺候她外，银屏的聒噪倒是帮她解了不少闷，也让她了解不少事情。



如救她的是少主的妹妹，跟少主虽是同父异母，但两人的感情很好。

而这个家，里里外外至少也有七八十人，不过下人们只占了三分之二强，而真正掌有主导权力的人有三个。一为少主、二为少主之母，他们尊称为黛夫人，再来就是黛夫人的父亲，他们尊称太爷。

太爷虽是富甲一方的富豪，但因黛夫人之故，所以现有的家产又比原有的多了三倍。

银屏自言自语的告诉莞茜，一方面是为了解闷；而另一方面也是为莞茜着想。

“小姐，你别怪银屏多嘴，奴婢是为你好，虽然你是郡主带回来的客人，可是郡主并不住在这里，少主又长时间出门在外，像这种富豪家中，暗中争宠夺权可都是明来暗去的，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！”

银屏虽然从没看过莞茜开口说话，可是她知道她会说话，在几次的呓语时，曾听她说过，虽然是简短的一句或几个字，但也足够她确定了。

她知道不管是为客或为婢，凡是在这种大户人家的都不好过，尤其是这个“周府”更异于别的大富豪家族，当然规矩也就更多了。

这三天来的服侍银屏得到一个结论，眼前的这位小姐本身有一份独特的尊贵，令人不由自主的对她尊敬起来，尤其是她一身的肌肤雪白、细柔，就知道是位千金小姐。

而让银屏最喜欢也是最欣赏的是她一点也不娇气，虽然不曾开口说话，可是常由眼眸中流露出对她的感激，也正因此，银屏更想保护她。

经由三天的调息，莞茜可以确定自己已经完全康复了。这三天她除了见过周健佑两次外，其余的时间她都



是和银屏在一起。

郡主！少主！这两种职称她已经听银屏说过许多次了，看来他们应该是和皇氏家族多少也有些关联吧！

从银屏口中，她知道最受仆人爱戴的主子就是周健佑。他为人公正，待人谦恭有礼更有王者之风范。还听说，他真的是有王爷封号，只是王府里的人从不对外宣传，这也算是家族秘密吧。

当她试着想下床时，银屏讶异的出声阻止。

“小姐，你的身体……”看到她含笑而坚定的目光，银屏不再坚持，笑道：“那我帮你着装！”

穿着绸缎质料的衣服，上面还有绣工精巧的花卉图案，再加上银屏帮她梳理的发型，从铜镜中，莞茜都快误以为自己也是一位古代姑娘。

银屏给她的发饰她都拒绝，她只示意银屏用缎带帮她装点即可，银屏虽然觉得奇怪，但她仍照她所指示的用缎带装点，结果效果其佳，更显得莞茜的清雅脱俗。

“小姐，你真美！”此时的银屏看傻了眼，禁不住地赞叹着。

镜中的莞茜转动着灵活慧黠的双眼，巧笑倩兮，白晰的肌肤与娇艳的红唇，根本就不需要再多添加任何的胭脂，就能清楚的让人看到她的美。

她先微微一笑，而后指指房门希望能到屋外走走，银屏意会的为她开启房门。屋外除了回廊外，还有独树一格的花园，莞茜立即地走到花园细细地观赏着花。

闻到沁鼻的花香，莞茜感到浑身都活跃了起来，她快意的在花园里穿梭，没注意到来到她身后的周健佑。

“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。”

他的声音吓到毫无防备的莞茜，原本弯腰闻着花香的她，稍嫌僵直地挺直身子看着他。



每一次看到他，莞茜的心总是不由得漏跳了一拍。她实在不懂他为何能如此吸引她，虽然他长得英俊挺拔，可是她看过比他更英俊的人，都不曾心动。惟独他，或许是多了份英气，或许是他的举止总是温文儒雅，文质彬彬。

尚莞茜极力想抗拒这份吸引力，她不想在这里遗落自己的心，一旦有一天回到现实世界，她会为这段情痛苦不已。

“我吓到你了？”周建佑注意她惊惶的眼神。

微垂着双眸，莞茜既不表示是，也不说不是，而她那长而黑又翘的睫毛则像两把黑扇子般覆在眼睑。

“我知道你会说话。”见她仍不表示意见，周建佑猜测道：“你不信任我？”

莞茜飞快地看他一眼。

从这一眼周建佑已经知道，她信任他，而她不开口说话，可能只是还未准备好。

“我懂了，你还没准备好是吗？”建佑看她回给他一个难懂的眼神。“你迷惘、害怕，还有些不知所措？”

莞茜含泪地点头，想到自己“或许”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世界，不禁悲从中来。

“暂时别想这么多。时间可以解决许多问题，也可以理清许多迷惑的思绪。”周建佑安抚地说道。“现在我带你去书房看看，无聊时，或许它可以帮你打发一些时间！”他伸出一只手走向她。

莞茜不由自主的将自己的手交给他，可是当碰触的那一刹间，仿佛有股电流通过，她防卫性的立即将手缩回。

从手指的轻颤到收回，建佑已经明显的感觉到彼此的吸引力，他讶异的看着眼前不知所措的莞茜。看来他



们是相互吸引着对方。

可是……能长久吗？建佑不免想到这个问题，看到她眼中的迷惘与害怕，看来她也正在想这个问题。

彼此的眼眸锁定对方，无言的交换讯息。好像有股魔力定住他们般，任谁也无法移开目光，直到银屏急切的呼唤，才打破这份迷咒。

+

+

+

从银屏传话说黛夫人想见少主时，周建佑眼光闪过一抹孤寂，随后只是淡漠地点头。轻声道：“看来书房之行，只得延期了。这样也好，你身子才刚康复，还是别累着了才好！”

她柔顺地点点头。

见她应允后，周建佑才放心的离开，离开前还特别嘱咐银屏好生伺候着莞茜。

银屏恭敬的称是，在少主离去后，立即扶莞茜回房。

“少主很喜欢你！”银屏边雀跃的表示着，边小心翼翼搀扶着莞茜。

而莞茜只是淡淡的微笑。

“是真的，我从没见过少主这么关心过其他人，除了伶郡主。不过那是因为伶郡主是他最疼的亲妹妹！”见她仍未有任何表示，银屏又补充道。“少主的书房，除了他和随身侍从周邦外，向来不准任何人进去。”

银屏的话让她心头一震。

他真的喜欢她吗？莞茜当然也注意到两人之间的吸引力，在花园的那一幕就是最好的证明，只是，这份吸引力又能持续多久呢？

莞茜深深困惑着！

+

+

+



“娘！您找孩儿来不知有何事！”周建佑恭敬地伫立在黛夫人面前。

“熙儿！”黛夫人看着儿子，心中有一股难掩的骄傲。“听说，伶郡主有位朋友正在你的住处休养。”

“是！”周建佑冷漠地应了声。

“这……”黛夫人迟疑了一下，还是开口道：“这和礼教似乎……”

“娘，孩儿自有分寸。再说好儿把朋友交给我代为照顾，我总不能将她随便安置，而且咱们这大宅子里除了我那儿，只怕也没地方合适。”周建佑有条有理地分析着。

黛夫人当然明白儿子的意思。这宅子大概可分为六栋建筑物，除了周建佑的住处——峻翔庐，其余都已成为勾心斗角的场所，连她所住的地方也是如此。

她更清楚兄长及妹婿们，每天都希望能获得朝廷的赏识，而最便利的方式就是透过她或儿子，及来探望他们的皇亲。

若他们知道郡主有位朋友在家中休养，为得日后助言，当然就会巴结奉承，只怕到时候伶郡主的朋友休养时仍不得安宁，惟有峻翔庐是他们不敢也不得随意进出的地方，也是惟一适合休养的地方。

“知道了。你父亲不是有传话过来，要你……”黛夫人迟疑地看着儿子，不知是否该将心中的疑问说出，就这么停顿了住。

“娘要孩儿前来，最主要的是想知道‘王爷’有何训示？”周建佑面无表情的陈述。

“士熙，你是怪娘……”黛夫人眼中含泪的看着儿子。

“孩儿不敢，若娘你没有其他事交代，孩儿先行告



退。”不等黛夫人有何吩咐，建佑迳自退出母亲所住的莲华阁。

“周邦！”黛夫人连忙唤住建佑的侍从，“好生伺候着！”

“是！”周邦恭敬地退下。

见到这般情景，黛夫人不禁长叹一声，扪心自问，难道自己错了吗？

当年为了爱，她抛下所有的身段与女性的矜持，不计名分的献身给所爱的人，却在得知他的真实身份，贵为权倾一时的王爷时，监于当时的时局，也为腹中的胎儿，她毅然离开所爱之人回到家乡。

虽然未有名份，不过在她产下一子的同时，所有的赏赐、荣耀也紧随而来。

她让孩子跟着她姓，只为避免这孩子日后成为皇族争权夺利的棋子，而孩子的父亲也在满月之日替孩子取名建佑，在他年满十六岁时，王爷又赐字士熙。

在建佑弱冠之日，她安排他们父子相认，但却见到建佑眼神中没有喜悦、没有讶异，只有怨怼。

从那时起，建佑全以王爷代称自己的父亲，这是他无形的抗议，她明知他心中的怨，却无力化解。想想只能怪自己，从建佑在襁褓时期就疏远他，才会造成今日母子俩的隔阂。

想到这些，黛夫人再一次地长声叹息。

✦ ✦ ✦

莞茜静静的看着他，从他带自己来书房后，就一言不发的将自己封闭起来。看他平日温文儒雅的面容，此时在眉宇之间增添了不少愁怨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莞茜无聊地打量起书房的陈设，虽说是书房，却是她现在所住的房间约有两倍大，除了满



满的两大面墙的书籍、字画与书桌外，在书房的一隅还自辟了一间音乐室，陈设许多乐器，如古筝、琵琶、笙，还有些是她所不认得的乐器，其中有几幅悬挂的字画，倒是让她欣赏不已。

见他只是将手负在背后，一言不发的伫立在窗前。莞茜索性自娱的走到古筝前坐下，这才发现这是古乐器中的瑟，她轻轻抚弄琴弦，随着记忆中的乐谱弹奏着。

纤纤玉指拨弄着琴弦，满室悦耳的琴声终于将周建佑从沉思中惊醒，他苦笑地摇摇头，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失神和失礼，他走到琴室将琴取出，附和着她弹奏的乐曲。

随着悠扬的乐声，莞茜第一次知道琴瑟和鸣是这么悦耳动听，两种弦乐器的配合，使得原本稍嫌单调的曲目，霎时热闹、丰富了起来。一曲奏毕，两人只是颌首以对。

“没想到你会弹奏！”建佑轻声地说，见她穿着一身淡粉红，散发出一股有别于一般艳俗的美，不禁令他忘情地看着她。

“有心事！”

短短三个字，听在建佑耳中却如黄莺出谷般的悦耳，尤其是她在此住了七天，第一次正式开口。不由得他欣喜若狂。

她终于开口说话了，这是此刻他心中惟一的意识。而更令建佑雀跃的是这三个字代表着她关心他。他从未刻意照顾任何女性，既没有必要也没兴趣，惟独她例外。

自从好儿将她交给自己照顾，第一眼看到她的那一刹那，自己已经无法自拔的受她吸引，而这也是建佑安排她在“遐翔庐”静养的主要原因。

《情牵五个世纪》



意识到他炽热的目光，莞茜不由得羞红了脸。

看到她脸上泛起的两抹嫣红，建佑这才想到自己太过唐突，立即收敛目光。见她仍看着自己，知道她还在等着自己回答。

“只是有些恼人的心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建佑安抚似的看她一眼，又接着说道：“愿意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”

“尚莞茜。”她柔声地回答。

“尚小姐，莞茜，这……名字好别致！”他低沉地重复着。

“是少见吧！”莞茜含笑回答，心想在二十世纪自己的名字都堪称少有，更何况是在十五世纪的明朝，想到明朝，她不禁开口问道：“可以……可以告诉我，今年是……”

“正统二年。”建佑轻松地说着。

“正统二年。”她苦涩地重复。

而他的回答让莞茜仿若抽干她全身的力气般，让她一蹶不振，悬在胸口的心也一下跌至谷底。

“尚小姐，尚小姐！”建佑见她脸色苍白，走到她身边关心地问：“你还好吧！”

“还好！”莞茜苦笑地答道。

“我看你大病初愈，还是回房歇着。别累着了。”建佑柔声的建议着。

“我……”莞茜原想辩驳自己已经康复，但想到自己如果辩白，又该如何解释自己的存在，于是她也只能长叹一口气，点头应允。

建佑早将她的思绪尽收眼底，她除了有双会说话的眼睛，而且还毫无心机不会掩藏情绪，他开始替她担心，她如何能在这宅院生存下去。



两人各藏愁绪的沉默着，直到建佑送她回客房，两人都还是一副愁容满面的模样。

“小姐！小姐！”银屏看她由少主送回来后，就独自一人呆坐着，忍不住开口叫她。

莞茜只是恍如大梦初醒般的看着银屏，仍不发一语。

“小姐，你是怎么啦！打从你一进门就呆坐着，有什么事惹你心烦？”银屏关心地问着。

淡淡地叹口气，莞茜轻摇着头。

“那小姐你是闷得无聊吗？要不要去花园看看？”银屏试探性地问。

莞茜还没回答，门上就传来阵阵敲门声。银屏立即上前应门，不一会儿就看到她手上多了几本书。

“是少主要周邦送来的。”银屏高兴地道：“少主真是有心人，怕你闷得慌，送几本书来给你解解闷。”她双手奉上。

窝心的接过银屏手中书籍，莞茜没想到周建佑的心思如此细密，她随手一翻，看到的正是自己目前心境的最佳写照。

渔灯暗，客梦回，
一声声滴人心碎。
孤舟五更家万里，
是离人几行情泪。

这是元朝散曲大家马致远的作品，《潇湘夜雨》。

莞茜看着周围的一切，如此陌生又熟悉，原本只在历史课本中才有的景物，或是电视、电影上才看的到的，而今，全部真实的呈现在她眼前。



如今自己虽不是在渔船上，外面也没下着雨。离家可能也不到万里，可是却回到五百多年前，那比离家万里还遥不可及。

抱负、理想这些都不算什么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自己或许还有行医的可能，可是令她难以割舍的是亲人与朋友，莞茜不禁悲从中来痛哭失声。

陪侍一旁的银屏见状，一时慌了手脚，立即冲出客房找少主禀告。

当建佑来到客房时，只见她依然伤心的趴在桌上痛哭，他的心都揪了起来。

看到摊在一旁的书，建佑伸手拿来一看，马上知道她悲泣的原因。他只能无奈地伸手轻拍她的肩。“如果哭能让你心情好一点，你就哭吧！适时的情绪抒发对你只有好处。”

他的话一字一句的传入莞茜的耳中，肩上的温柔碰触让她忍不住抬起头来，一转身将自己埋进他安全的胸膛，再一次肆无忌惮地痛哭。

建佑忍不住伸手点了她的睡穴，如果再听见她轻泣的声音，他会心碎的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所以，他只好使点小手段，让她小睡一会。

将她安置在床上，建佑坐在床沿细看她。见她泪痕未干、愁绪满布的模样，一股疼惜的心由然而生。

“你到底从何处而来，又将归于何处呢？”建佑忘情的看着她细致的娇容，忍不住伸手想抚平她紧锁的双眉，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举止时，立即将手收回。

站直身子，建佑向后退了几步，轻轻将手一拍银屏立即推门而入，原来银屏找来少主后，一直守在门外寸步不离，以防小姐有需要她的时候。

“少主，小姐她……”只见银屏关心又担忧的看着莞



茜。

“她没事，只是想家罢了，我让她小睡一下，一个时辰后自会醒来。”建佑轻声地说着。

银屏放心地轻吁一口气。

“小心伺候着！”建佑离去前仍不忘细心地叮咛着。

“是！”银屏恭敬的福了一福，直到少主离去，她才站直身子守在床旁。

+

+

+

从客房出来后，建佑将自己关进书房，原想静下心来，偏偏书房里似乎还残余着她特有的香味。

重重的叹了口气，建佑随口吟道：

百岁光阴如梦蝶，
重回首往事堪嗟。
今日春来，
明朝花谢，
急罚盏夜闲灯灭。

见少主这副无奈的模样，守在一旁的周邦，忍不住劝道：“少主，别想太多，如果你自己不愿意，也没人能逼你去呀！”

“周邦，许多事不是我们想如何，就能如何的。”周建佑感慨地回答。“你看古人早告诉我们‘百岁光阴如梦蝶’，偏偏我们还追逐着名利，看破不了，也放弃不了！”

“少主，你并不是这种人啊！”周邦实在不忍看到少主如此沮丧，安慰地说道。

“我知道。”建佑举起手，阻止周邦再继续说下去。我的确不重名，也不要利，可是，我如此想并不代表能够事如我愿。我一出生就代表着责任与传承，这是我摆脱不